

往北国

（2014-2025）

谢思捷



目录

往北国.....4

梦境.....7

认识肚脐的十三种方式.....8

文件与文件夹.....12

雷雨夜.....14

蜡烛里的人.....15

十二月，一张满弓.....16

观男子击沙包.....18

冬日.....19

裂缝观察.....21

无法抵达一朵花.....23

买烟.....25

良性循环.....26

技艺精湛的园艺工 27

公共澡堂 28

双眼 29

借物 30

聚会 31

《赋得古原草送别》 33

渔樵笑谈 34

旅夜抒怀 35

登高 36

乡行绝句·星空下 38

记忆·2012 年的上海 39

暴雨前后 40

立冬 41

10 月 30 日的讣告 42

时间与存在 43

夏日 46

台风天 48

关于疼痛的记忆 49

关于沉默 50

地世界 51

在格拉斯哥 56

召唤 57

在途中 59

在眼前的空中 61

在废弃面粉厂 62

生活之歌 63

海岛之行 65

叛国者（仿布莱希特） 67

往北国

1

已经忘记第几次抵达。下车时，空气里弥漫着烟雾，
仿佛车体在蒸发中迅速冷却，连同我，和一箱子贵重的生活用品
我们被陈置在一个荒废的火炉里。一个庞然大物，在透过
一面摸不着的脏玻璃窥视着上空某处。
任何一束目光都无法追及太远，每当采用凝视，远处的人就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我无法关心一群锁紧眉头的人群。我只是从某个夜里开始，
永远在面对着一团混沌。虽然与你相隔不远，但是
劈开天地的一斧子之前，我希望我已经走到了边界

2

再远就是北国，往北国。在南方的沼泽中栖息的候鸟，频频甩干身上的泥泞
却迟迟不愿动身。它宁愿自己的羽毛在雨天深陷，在南方湿润的气候中
忘记自己的身份。它宁愿在北归途中的频频落下，在一张饥饿的

脸的凝视下
变成煮熟的禽类。它宁愿啼鸣时失去同伴的辨认，哦，可怜的鸟
今夜我不再裹紧乡愁，在漫漫飞行的时光中，我的来路已经变为北风
在我的身后，天地尚且在斗转星移。我们必须记起滑行在地上的干烈和辛辣，忘记清汤，再变得足够软弱。

3

在华北平原上，油墨的痕迹正在褪去，那些年里
枪炮已在这里用下了太多的词语。而现在这里这样荒凉
迎面的铁轨紧紧的锁在地上，永远不会像巨轮一样破浪
和摇摆。无线电沙哑的声音，在告知远方，像是试图吐出的痰物，无形中
那些在那些起伏而佝偻着的山峦，苍老而巨大。
夜里突然醒来。窗外，那些守夜的磷火不断跳跃，我们驶向墓的深处
但是巨大的轰鸣声席卷，仿佛在人间下起了一场暴雪
通过一个女孩的口述，我们正在横越长江流域一条消瘦的支流
我正在打破梦境的虚无，如同这样的对话一样，如同那些昏沉的机械运动
在快要无止境的重复中悠悠拉长。

4

往北国，往皇城脚下，往那些已经埋葬了数百年的琉璃瓦
我可以捡起任何一片碎瓦乞讨，沿着长安街一字排开。如同我一样，当年的火
并没有惊扰一个病重的男人。精致的铁路正在结网，我们会占领更多
直到我们的手臂大的几乎臃肿，无力抱紧一个共和国的婴儿
我们因往日的怨恨而如此的同情着今日。余生单薄如纸，只好试着相爱
而今，我在面对着一场没有发生的爱情时，又将变得胆怯。

2014/2/28

梦境

像五月交汇许多次的河涌进那个时刻.
葡萄爬上庄园，结出挂饰的人字屋顶
压迫整个夏日的酒酿。
海风稠密腥甜，灌入肺部而情欲胀满
那扇可以面向海水的窗户上挂满虱子
夕照晃荡如酒瓶中。
夜色冰冷包裹住瓶中的灯，持在手中
远至一道帘幕沾染大火，落下灰烬如
海滩上拆毁的鹅卵石。
在我的世界掉落的余烬，光剔透轻盈
滑过干燥的木制地板，一座旋转楼梯
通往屋子尽头的琴房。
镶嵌在泡沫里的黑色琴键，一个男人
在礁石上望向海上的雾，像一个符号
于我的视野里重重停顿。

认识肚脐的十三种方式

1

盘古开天
劈去寰宇的脐带
遗迹不知何处。

2

至少，罗马人洞悉世界中心
与人体微弱的奥义
当他们建造，他们便
低头察看这一无用之物。

3

沙漏重置，时间正从
这一星辰的漩涡中流逝。

4

作为勘察外部的
最初的官能性已封印
外来使徒留以它“眼”的美誉。

5

佛陀发现第八朵莲花
开在自己的身上
如同一个陷阱。

6

在无影灯的巢穴中
它成为身体的第一道痕迹
而抵达灵魂，从此
却变得路途艰险。

7

侍女宽衣，画师

以眼丈量垂直对称的点
它沉睡
而不知美的惊人之处。

8

在热带，少女将它抖动
释放一种奇妙的波纹
如同口。

9

黎明时分，武士的刀刃
轻轻绕开。

10

窄门关闭，只剩下孔眼
一些人在门外行走
一些人在门内叹息。

11

世界祛魅，解开纽扣
男人拍打它四周，它
在绒毛中窃窃私语。

12

眼已堕落，不善观察
而善魅惑。
它不堪忍受
掉转而观察内部。

13

黑暗中，一人翻身
在她受潮的第七天
它虚掩，脐相为上弦。

文件与文件夹

这天下午，
我开始整理电脑里的旧文件，
它们堆积如山，长满野草和石块
在暗示着一条崎岖的道路。

在它们之中，
并不存在一条林荫路让我回忆。
我不得不翻阅它们中的每个，
它们的存在，以时间，以实体。

它们中的有些编有姓名，内外相符，
一些署名为“新建”，依旧守贞，
有些则指涉了某个事件的部分，
却难以重组当天的真相。

我审判了它们中的一些，
例如考试资料，例如
在程序 A 与 B 之间只留下一个

但它们中的一些令我迟疑，
有些在创造时用去许多精力，
有些则是对他人的举手之劳，
它们早已无效于任何关系，
只是让我时常对自己充满感激。

而我留下了它们中的多数——
我将我的照片留给母亲，一旦她需要；
我将文字留给灵感，即便我不再写；
我将黄色电影和毕业论文留给羞愧，
因为亚里士多德说，羞愧近乎美德。

我将相似的归集，以某个总体命名，
在每个文件夹里归位，如一个思想行为，
但仍有一些，我无法归类，像是匮乏。

这天下午，
似乎再没有什么比检查过去的自己
更加让我细心。似乎
没有比将生活的阑尾切去，
更能让我残酷。

雷雨夜

城市在沉睡之际，敲门声逐渐密集
如一场飞来横祸。乳云下垂，压低鸟
飞行的褶皱，夜晚的体温迅速失去。
巨大的一张惊吓的网，过滤捕捞
世界上站满的颤抖的，破碎的心。
他们彼此拥挤，像两座海浪间鱼鳞的闪动。
无数浪中，每两颗反向的心注定遥远，
列车消失，人群缄默，灰色银光的马
将走向另一侧
长长的，沉默虚无的走廊。
直到深夜，红绿灯仍在交替，
手术这一场梗塞，突发的妻子的
心病，警报划过长安街。
而那高悬的一处阴极——
白昼，在黑暗中骤然伸开五指。

2015.7.17 · 北京

蜡烛里的人

他们头上的烛火温馨跳动，
烟丝不会下坠，思想也不会败坏。
烛泪汇为湖泊，他们之间只有勇敢的人
才会游入烛焰幽蓝的底部。
湖心上，守护的烛芯在枯萎，
每一次枯萎都换来湖水的高涨
潮汐将火推向远处，将水推入深渊
火苗在虚空中书写文字。
烟丝变幻莫测，是他们不朽的杰作，
夜晚他们吟哦天空的影子。
他们问，谁创造了蜡烛，谁点燃生命？
谁在死而谁在生，谁是烟墟上的命令？
一维的时钟上，时间拖着长长的灰烬，
历史消逝为乌云，未来埋在大地深处。
世界缓缓下沉。黑夜将尽
蜡烛里的人望见巨大的掌心。
世界里留下乳白的骸骨，
东方升起铁锈般的黎明。
黎明将会漫长。他们说
也许另一只手将到来，带来温暖。

十二月，一张满弓

在雪中，城市的穹顶在塌
云落下，以十倍于水的重力
空气凝结如银，银在北风中
削尖
削出大地上一面镜子
削落光的边缘如雪屑
日晷在雪色中转动
将时刻投入人间：一条街道。
我们在堆篝火和雪人
我们以烟火壮大肺部
我们裹紧作为火的羽
作为冰的喙掠过沥青
当雪停止，塑出一条新河
人们划船如鱼鳍合作
月光搅拌夜色如蛋清
我和命运互为对手
它撒向水面，一张网包含所有
我拉开十二月，一张满弓。
发出紧绷的音质

一颗星将意义悬于虚空

一只鹰眼盘旋

2015.11.30 初稿

12.4 改

观男子击沙包

五指蓄势，将自己拉向弓弦
力，迫使他撒开紧绷的渔网
暴怒令人窒息，拳头挥舞，他
身躯收为死结。既没有生命和天敌
他在痛苦什么？折磨一个袋子。
地板上，激起的鱼鳞翻动
搅乱这片午后寂静的死海
飞出焚烧中的垃圾场的灰烬
一个凤凰的词语：变得强大。
他想起天择后的悲哀：
我要站在哪一棵进化树下仰望宇宙？
日暮更深，看不清窗外冬天的枯枝
他在把作为人的尊严埋进土
以劈柴的姿势返回哀伤之中

2015.12.19

冬日

寒冷重复着上个世纪的陈词滥调
世界被一个年迈的烟鬼含在嘴里
十二点，在预报中准时来临

十二点我直视太阳朱门酒肉的金色宫殿，
太阳，吃力地爬回地心说的顶部
敞开它中年的啤酒肚

衰老，贫困，疾病，报废的
消防栓，城市的报警
骨头在福尔马林被折磨着关节
连狗都不愿意在外面溜达

这些何尝不是一种天气
然而就连风暴也被说了太多次
风暴，只是悬挂在新世纪的山水图

一万种死去和活着的方法
被摆在摊前，被挑挑捡捡
被抱怨着，被指挥着
被农民运回炕上

这夜也俯身在我的脸前
词被脑门锁，被撞开，被反复拍打
被吹着，在孤独中嘎吱乱响

2015.12.23

裂缝观察

湖面裂开，水从一面镜子
游到另一面。四季也
从一个季节裂到另一个
夜晚的灯罩裂了,才成为白天
树侧着裂，从缝中伸出新手
梦境原本是裂的，因为梦中人
不断地折射，帘幕到帘幕
为了试图从梦中挤过去
梦之间有鸿沟，深渊，索桥
时间在一些磨合面尖锐
生活裂开后难以愈合
或者在愈合的地方显得突兀
我选择，
从深的地方裂开，独白
让我的其中一个咒骂，呵斥
或安慰着我的另一个
坐在椅上，父亲因头痛而抽烟
母亲，打扫卫生后数身上的骨头
坐在椅上。他们轮流坐同一张椅

在婚姻之中。

还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

例如：鸟类从裂开的蛋中第一次

舒展羽翅。这些我不再一一列举

无法抵达一朵花

我不想再成为动物，在鸟笼中
或者在更大的鸟笼里沉睡
我厌倦我的天性，趋利避害
争抢食物，为可怜的营生
为那些腥味的剩饭争得头破血流
我在树下学习成为树
在石头缝里静坐
承受森林大火，不受警告
学习让死的烟墟成为常态
丢弃我的五官，我慌里慌张的性欲
在水中照自己，那里什么也没有
在草中学习舒展的生活：
一点光就足以开始的光合作用。
学习可以牺牲自我的婚姻
我们的新婚夜我们还沉默着
我和你度过无数悄悄的
没有那种喘息的长夜
然而我仅仅只是人
从生命到一个命题

到无法反思出自己的家伙
我无法回去，我还没成为刺猬
我就死了。茫茫的演化之路
像一个百万年的迷宫
一个迷宫使我无法抵达一支花朵

2015.12.27
2015.12.28 改

买烟

父亲得知我学会吸烟
打电话告诉我：如果再去买烟
就不再给我汇钱
这些年，他常这样
隔着一千公里警告我
我父亲，吸烟多年，牙齿黑黄
每天早晨都被喉中的浓痰噎醒
身上的烟味也不曾洗去
此时，他远在家中
而我则站在小卖部门口
徘徊着，想进去却没有进去
仿佛他就站在我身旁瞧着我

2016.1.3

良性循环

在食堂，
一男一女
高谈阔论他们各自的作弊经验
其中一人总结到：
作弊，你的成绩就提高
一旦老师知道你成绩好，就认为你
不需要作弊，这样作弊就更容易
越作弊，成绩越好
成绩越好，越能作弊
如此成为一种“良性循环”
我不由得停下筷子
咀嚼这四字真义，它闪烁着
暧昧的热气，使人回味
让我的盘中餐黯然失色

2016.1.5

技艺精湛的园艺工

我从草地上经过
一名园艺工
拿他的水枪对着我
我走到哪，他的枪
就跟到哪。水射到的位置
离我仅有一米远
水哗哗的在泥地里流着
他稳稳地持着水枪，只让
一两滴水沫溅在我的脚面上
一路上，他若无其事
让我受着惊吓
冬天，没有什么草需要修剪
他唯有这把熟练的水枪
令每个路过的人生畏
令春天因他技艺的精湛而不再遥远

2016.1.4 1.5 改

公共澡堂

在公共澡堂，逼仄的空间里
挤着四个的看起来比平时更加肥胖的男人
一人朝地上撒尿
试图把什么混在水声之中
剩下的三个人走出去时
他们都试着
绕过那些可能存在的地方

双眼

我的左眼弱视，震颤，散光，
病得很深
06 年推进手术室，只恢复了水晶球的样子
如今，它是一只
不能识别任何人脸和文字的假眼
幸运的是，它偶尔还可以看见
荧光在漆黑中跳起的天鹅舞
许多年来，近视的右眼
为左眼做了一切：
观察，瞄准，迷惑对手
命运就是这样安排
他们只有读诗和流泪才在一块儿
尽管他们的确无法越过鼻梁去爱对方

借物

朝暖壶里注热水时
我仔细地听了
它纯净的歌唱一直涌到瓶口
天生的一把好嗓子
和精致易碎的内心
为何不去从事艺术?
是啊暖壶我知道你，即便现在热着的
也开始慢慢地变冷

聚会

原定十一点的聚会
因为堵车，推迟了整整一个小时
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
星期六的早晨，肿瘤医院的大门口
早已挤满了看病的人们
——昨夜的小雪
已数不清第几次落在今冬的荒凉
和贫瘠之上，威胁那些苟延残喘的生命
为了和死亡赛跑，天一亮
他便趁着朝霞和薄雾赶来
回想起命运曾如何优待他
而如今，一夜过后，便什么都改变
生命剩下那唯有的两件事：挽救
或慢慢地总结自己
现在，阳光正照在这不透明的身上
他的手指还玩着昨夜的死亡率
四周都是和他一样，在等待着的
看似处变不惊的人们……
是的，这一切只是我
为了打发时间而进行的虚构

我年纪轻轻，什么也没经历过
说起生死和命运，竟这般残忍和无知
现在，我只能玩着手里的硬币
去和我的朋友相见

《赋得古原草送别》

二十四岁，我们感情中的
那些孤独与感激，何其辽阔茂盛
悲喜和合，聚拢消散
觥筹不尽烧烤摊前
小小的边界
如今，又有炭火明暗闪烁
前路是一片苍苍的翠雪
向更远之处伸延
我们各自抵达的
又将是空无一人的城市
大地一亮，就把我自己也送走
那时，霞光凄冷，依旧鲜艳

渔樵笑谈

火车上，两个男人
来自不同地方
从事不同职业
扶膺笑谈，既是世事艰辛
剑锋一指，又是家国大事
妻儿老小，历数遍尽
如今，白发染头，江湖迟暮
便于这大市隐隐
讲起这春风往事
剑罢
他们谦让一颗卤蛋
那不是卤蛋，是一轮秋月

旅夜抒怀

每次回家，我的内心
都徐徐展开一张中国的版图
冬雪，向南将平原洗白
窗外，是景物摇动如栩，
我知道，每只手掌
都向下抚摸过一座座城市的名字，
却摸不见群山相靠，烟云升腾
一只蝼蚁
参不透生死谜障，真理无穷
也要参透这家国悲欢
明月相照
小手翻转几次国家，就迷惑
几次山河的分寸
而今，脚步剩余多少，足够
丈量车站的名字，有多少酒
还能倒入祖先的坟墓，一个旅人
唯有把这素裹看在眼里。

登高

我与天地的相隔，仿佛就剩下
眼前斑斑锈迹的栏杆。不斜倚

就不在黄昏之中，黄昏之下
有深渊般广袤的大地荒原

而荒原，一种浑浊被倒垂的深蓝涤荡
而深蓝，溢出李白溺亡的酒缸

远处，陶潜转身，回到他的病房
再次写下，“归去来兮”

再向远处，低低矮矮的芦苇
结为一庐，为秋风所破

白云如丝绸，裹住王维的骸骨
飘向更远。而我的手指

已忍不住去揭开身上的结痂

仿佛伤口之下才有真理

我不能高声
也不能痛哭
恐搅扰那些早在天上的人

2016.3.14

乡行绝句·星空下

在乡下，我再次看见
久违的星空
从那些星上，远远地
飘来牛粪的味道

记忆·2012 年的上海

一天追逐人群的泡沫涌向的地方
直到黄昏，荤腥从一个个昏暗的
蒸笼里冒出。外滩，温柔的嘴型
低头将唇膏抹在夜晚的上海
命运之中，时刻间形成的合力
也没有撬开她含在嘴里的夜明珠
雪白的高楼间，南雁时而飞成一道
忧愁，时而飞成一道下酒菜
这里有乾隆的板凳，也有杨贵妃
新剥开的荔枝
今夜我就在这登基，夜上海
只为明日我又被雪藏在江山之中

暴雨前后

蜻蜓飞低，是它不那么愿意振翅的结果
在合适的时候，它们选择某种和雨水的巧合
而巧合就昭示了命运

合适时，人们也不愿意冒雨赶路
雨中人，选择了不得已而为之
却没有一种更高的存在者
总结人何以会在暴雨中出门

当人们在雨后散步，在被碎裂的大地
所遮蔽的完整的天空下，在水和水中间
用整只脚试探、感受光滑的刀面时

一定有磨刀者前来偷听人的低哭
只是，蜻蜓又起飞了，盖过了一切

立冬

清晨醒来
用冷水洗脸，刷牙
随意披上一件衣服
冒着雨赶路

关于生活的事
我已经差不多都弄懂了
那么，没有什么可以再去做
在这个冬天到来前

——不，可能还有一件：
把那些因蒙尘而变得晦暗的词
一个个取出来
擦亮

10 月 30 日的讣告

在这样一条长街上
永远阴郁着，铺下新的沥青
用过的报纸粘在地上
一列队伍在等天使的大巴
深秋下着雪一般的叶子
在道路上堆积着坟包
每片印有名字的死讯
努力在悲秋者的掌中消化
赶在下一个节日前
整条大街又会收拾干净
但遥远的地方
雪一定已经开始下了
这一刻不会停的太久
人们终不必再去看
那个白茫茫的世界

时间与存在

1

在入夜前的等待中
时间是一个漂亮的陌生人

2

每一趟准时准点的班车
都只载那些幸运赶上的人

3

青春往事
如同泡在药酒里的虎鞭，毒蛇，或者其他

4

天还没亮，流浪汉就起了
他们要和环卫工人
抢垃圾

5

子的智慧
奔流不息
逝如东川
终于干涸

6

说永远的永远飘散在风中
他跟她用线拉着那一纸婚姻

7

在无限的时空中
唯有寂静充盈其间

8

佛陀在树下想错了
其实众生的苦乐还在操场上赛跑

9

耶稣的血白流了吗
是，还有无数人类的血白流了
英雄的血白流了吗
不，还有更多的英雄还将流血

10

希绪弗斯又干了一天活
下班了

11

有人出轨
有人整容
有人落马
有人醉驾
我快速向下翻
有人恋爱不恰巧是跟一个有污点的其他人而玷污了爱情
有人出门恰好衣服穿得和另一个人一样而被遮盖了美丽
有人不小心说错了话就被翻出他在耻辱柱上说过的所有错话
有人为了卑劣的有趣而有人为了高尚的无趣在活着
直到看见
——有人真的死了
满世界的流言像雪
盖在他的墓上

夏日

黄昏演奏

蝉在观众席中交谈
铁锹在马路上击打出欢乐颂
为了等待黄昏最后的爆裂
挖掘机悬停演奏者的右臂

暴雨将近

红绿灯无法指挥压迫边境的暴雨
水与之旋舞，搅拌出均匀的霞色
葬礼在天际线开始欢庆
雷声吃下所有声音直到呕出饱嗝

隐秘之章

在每个昏晨时分的浅梦中
遣词造句，因每次醒来而遗失

在城市的云深不知处
唯独剩下清凉的慰藉

台风天

台风天的地铁里
他向我大声询问一个地址
那个地方很绕，也很远

城市已造的让人难以解释
成年人不该如此笨拙
是摇晃在削弱他原本的力量

我们从地面躲进来
身上都有小小的狼狈
习惯了门一次次打开而无人进入

只有我们做着伴
也许一个…两个小时，就这样
把一节节的明与暗拼在一起

拼起巨大地图里的逃生路线
在沉默中我只剩希望
而他说我们都逃不出风暴

关于疼痛的记忆

地铁上来了一对父子
儿子刚拔完牙，手里抱着高达
在哭。哭声中能听到
抵挡疼痛的意志，然而他也说
“实在太痛了”
父亲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应该和我一样
回忆自己第一次拔牙时
他父母可能安慰的话
多年之后，那疼痛已模糊
像一颗模糊的烂牙
而我们，找不回那颗牙
也找不回那时的疼痛
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小孩

关于沉默

风在风洞中尖锐地飞旋
跟随铁轨的节拍器
广播搅浑在内燃机中

当门合闭，听见电磁力
切割一道无形的消音墙
门开时，涌入新地的气息

只有拥挤时会创造
衣服和鞋子的摩擦声
他们有方式生活。亦对自己笑

直到他起身，与同伴告别
“我到了”，“再见，再见”
噢！原来他们竟是相识。

地世界

黎明时分
他走进
被薄薄的地表
包裹的穹顶
他像查拉图斯特拉
从山上下来的那天
那样神采奕奕

风的尖锐
划过钢铁甲胄
如站起的马
在嘶
万千人中亦往复

光冲入黑暗时
怒发冲冠
八千里路，交织在
地穴的暗灰上

他坐入子宫
羊水托着
每只造梦船
穿越狭长的洞道

寂寂摇落处
他看到那下雪一样的
帝王的
皇后的
太后的
格格的
士大夫的
农的
工的
奴才的
百姓的
一个个儿女情长的清梦

他想从挤他的那些人的
头上飞过
即便飞得不高
“飞”

可以是他用来做梦的词

世界如斯
信号灯网结的琼宇
似白手套
摸过剔透的皇帝新衣

他风霜满面
衣袍如新
他几度梦魇
心如赤子
他行路艰难
日复如一

他疑惑
原来
地不够厚
天不够高
不周山不够坚固

鸿羽浮水
轻轻一晃

倾斜向缺
有人从黄粱的蒸腾中醒来
起身哈欠

俯仰间
去者如电
来者如云
他眼瞧着，瞧着
一张张面孔
被一页页生死簿
流觞曲水般
经过他坐卧的位置

哪里会是此生的终了呵
一抬首
风吹得
白云无尽

他回到
曾尽力所达到最高的高处

那一刻

世界耀眼的像
阳光击碎的
巨大的玻璃
扎他

在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没有诗，也没有太阳
这里是极昼。乌云像一只苍白的大手
盖住这个小地方。谁和我们一同居住
这片大地？我的同伴们
他们的猎枪在世界各地流浪过，
他们定格时装了消音器。
清晨时一辆废品车驶过，压碎
昨夜露水凝结的宝石，
新鲜的火焰运来。人们捡些衣服
它们还有多久可以烧完？
墙壁像灰色的空纸，等待被侵犯
黑烟里是吞火的巨兽。
格拉斯哥没有诗，只有烧完的
黑色的大洞和雪白的乌鸦
风刮时，它们飞作一团
像在说着挪威语。

召唤

2022.5.31

这天依旧礼貌微笑着，并不由庄严来宣告。
没有某一时刻从时间的绵延中跳跃出，
只是在半梦半醒着的白日，由一阵无方向的风送来消息
这消息也不在清晨广播。而是闲谈，散步，伸着懒腰，头昏脑涨。
只是猛然定睛一看
那被禁闭的日子从铁笼中扒出狗的脑袋。
那曾经熟知的，又被另一种熟知褫夺去的，
如今又被试探地玩在手上。

因而，桥和树木又变回装饰，而非彼岸。
天气被设为条件，路灯又装填回指引。
明知着这一切，我们依然会那样新奇地问着：那迎面而来的，竟会是阻力吗
那脚下踏至的，竟会是坐标吗
那存在，原本静止的，竟又在下落吗
以至于我们又可以这样问:运动竟是第一性吗

在两次生活中调转，切换，适应着眩晕，

然而那有的仍有，无的仍无，人没有长出翅膀 相爱的总体亦无增加。
把甜蜜和苦楚含在唇齿，把惊心和倦怠迫进肺中。
而记忆，已经清除了词语里精确的部分
触目惊心，渡尽劫波，相逢一笑——
我们曾经历着的是什么？
是图像与符号所勾连的那个沉默
那个无法跳出来说出自身的东西

而此刻的诗，是为将来的种种，偶然的遭遇
可能的叛离，或对必将重来一次……所进行的必要练习。
此刻转过身去，并非转回向着那平均的世界，在余下的平地中挑选另一种生活，
那大地上有的仍有，无的仍无，
搁置着种种疑问。蒙尘亦不可扫除，
一如夏日树荫下美与恶混为斑驳。
尽力转身。要耗尽灵魂之扭矩，
是向那空无一物中大声召唤着，
一个句子，一个词语 ——
将全部闪电从乌云里整个扯出，
那暴雨便是宣告，那宣告便要从这沉默中达成。

在途中

没有什么本质能将我锚定
我必定已经出发，在途中。
离开童年，鹅卵石般闪亮的
记忆中的黄金滩涂。那被海湾环抱着
露出一扇玻璃窗户的红色屋顶
在我曾坐过的小房间里挂满蛛网
父母依旧年轻，朝我微笑
而我已转身跃入这世界
现身在天空与大地间，这片未知
它也没有终点可以抵达
时间向我绵延着涌来，在途中
唯知这海浪是无尽的，随着洋流
季节地相遇。唯靠这迟缓的灵魂
能绕过暗礁，这是我。一段寄居的历史
外壳足够坚硬，才能站定这笨拙
而我仍未完成，在途中——
在迫近的生存风暴前决断
向我所畏惧的献出喊叫

去成为，去成为，去成为
但在途中，在不断飞行中。

2022/6/28

在眼前的空中

在眼前的这团空中，这是存在者的边缘。
这空中不停地冒着存在的形式。
这里不可能什么都没有。这里纯然的，
只有时间和空间。这里是冰河世纪。
再没有剔除的可能。这里有着最少的东西。
这里寒冷。像月球烧穿天空那个清亮的洞。
世界温暖着召唤我回去，回到它那大手里。
那有存在者的大都会，那有新奇。多走一会，
在边缘尽量清醒地保持着视觉和听力。
这是我的故乡，出发地。在眼睛里贫瘠荒凉，
耳朵里有白噪音。这有全部清醒的神经。
这有我的童年。意识便从这里长大，
第一个词，或整个的词便是种在这土里，
它疯狂长着。它向着本质的下方伸出触手，
向天空长出巨大的枯枝。它也死着。
我在这树下。我漫游着此地，不再添加什么。
天空，大地，树。这是全部的故乡。一场雨。

2022/7/8

在废弃面粉厂

2022.10

这废墟在岸边。掩在初秋的波色中
这里死去一座工厂。人群在边上掷出飞碟

石头用以建造一个幸福的承诺
此时因种种反悔而消匿风中

顶端的门早已封锁，天堂永不开放
人们从底部敲击，让声音冲破巨兽的身体

它胃中产生歌。我们喂之以死肉
腐朽，和堕落，它便回之以荒谬。

如今，期待正用着时间去重建
青苔爬满了。残壁上遗留着涂鸦

我们遇到女孩，仅仅因为贪玩
她也会留下色彩。便在此

我理解。那是我们仅存的力量

生活之歌

亲爱的，恶不是用以回应恶的方式。
你我都用真诚洞悉过这一切
也试着和解。把马头的血勒在崖边

我承认，我们无法停止继续失重
碎石涌出，使得飞行的话被击落
只在提醒永远，你是你，我是我

我们负担着各自身后的宇宙，那个
以高度近视的眼所认识的世界
在时间中拼凑着各自微弱的真理

便因此我无法洞悉你举止的含义
深邃的因果，来自于童年，来自血和土
给予它雄辩的合理性。它此刻正确着

成为敌人只是偶然。有时
那各自核心中珍藏的故事与灵魂
也一同抵抗大地的吞噬和愚人的侵犯

此刻请让我说，请再一次去那里吧
行你宇宙的法则，让我们抱回各自的罪
善会再次让我们相遇。

善，总是我们仅存的东西，它提醒着
我们仍有更好的方式在黑暗中飞行
它拥有的众多名称里，最好的便是爱

善不总在场。它闪烁如遥远的星
总有魔鬼冒充着它。我们失去的
并非那真的本源，它完好如初

在月全食的夜里，我再次想着
是什么足以解放我们？它埋在
这一场偶然且漫长生活的厌倦中

正如清洗植物，去除腐烂的泥
把根部晾晒，再用清水灌满
等待中光亮将又一次长出

2022.11

海岛之行

父亲归来后带我们第一次旅行
就是去到海边。一家人，还有我的表妹
我们乘坐轮渡，又换了汽艇

父母还很年轻，他们会依偎着
向我展示笑容。在那片黄金沙滩
海浪在阳光下泛着白沫

我向大海走去。我母亲在沙滩上叫我
她不是叫海风、海浪、海鸥，或别的名字
她叫我。使我回头，不再走向海的深处

在以后，当无数的存在者涌向……
无数光怪陆离的经验之谜涌向我时。
它犹如最初的语言。它说着最朴素的教条

促使我决定去成为的瞬间
不是一种深思熟虑，一种恐惧
而是一种被标识过的回忆

——那天傍晚，我们捡鹅卵石到太阳落山，
然后我们回程。如今它依然压在客厅的花盆上

2025.3.28

叛国者（仿布莱希特）

俄狄浦斯杀害父亲。这是命运，由不得他
到小卡拉马佐夫那儿，他们要真干。

生来是父母养的，靠国家教我们认字。
从母体的混液里，我们作为人类被带走，
拥有了灵魂。这要感谢他们。

只是大人物们知道，已经诞生的灵魂
自己将学会生长。并最终拒绝——
那来自庞然大物的召唤。

于是，聪明的父母会把孩子养笨些，
好把他们留在身边。聪明的孩子
会视自己的养育者为敌人。

叛国者只是被聪明拖累，聪明不等于智慧。
出游半生，他们除了诚实，毫无收获。
他们的灵魂逐渐归于平静。

这就是叛国者的一生。当他意识到自己属于谁
但从不属于他自己时，他会回到父母的墓前。
并把这份罪和爱传给后代。